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商界現形記

第九回 林幼竹歡場覓協理 馬扁人異地遇良朋

前集說到崇茂錢莊的跑街朱梅生，康大錢莊上的副擋林幼竹，為因得著一個極壞的消息：說是仁實公司的上江支店壞了事了。這不是兒戲的事，所以急急的來到公和裡謝寓那裡，探探協理馬扁人的消息。豈知這兩位星宿（星宿奇談，不知是何星宿？吾謂馬扁人卻是個掃帚星。絕妙譬喻。）是個色鬼（原來是鬼，那末對了）本底子，和謝寓的打底大姐，諱名兒叫做金銀嵌老三的，有點兒鬼串九蓮燈。幼竹的表面比著梅生漂亮，因此搭上了。豈知精神上是腐敗得一塌糊塗，比第一專制政府還要不堪。（此豈小說家言哉：壯士無聊，寄話言於小說，其志可嘉，其遇大可悲矣！）於是夫奮然變法，決意維新，要在姘界上建獨立旗、撞自由鐘、起革命軍，（妙，妙！）放一道五色繽紛的大異彩。（妙，妙！）因此當著幼竹之面，和梅生鬼混，弄得個梅生爺娘都不識得了，（奇語）自己的老婆還怨帳膀子吊不成功哩。（奇喻）你想自己身上的要緊公事，怕不忘得個無影無蹤呢。及至喝了三五杯酒，仁實公司的協理馬扁人到來，還算有經緯，忽然把那要緊公事，從東洋大海之中撈了回來。觀察觀察馬扁人的容狀，果然大有慌促。

列位須知馬扁人原沒有慌促的樣兒，只為被朱梅生心直口快連嚷了兩遍：「上江有電報來，上江有電報來！」因此慌促起來。這件事兒頭緒繁多，機詐百出，就這麼樣寫下去，到底弄不出頭緒來，並且馬扁人也非這件事兒裡頭的第一位主人翁，卻在第三、第四之間了。這須得從頭裡的原因上說起才有味兒。諸君靜聽，聽我道來：（以上一來，頗有勁力。）

卻說這馬扁人究竟那兒人氏，卻沒人知道。譬如對張三說我是廣東人，一回兒同李四說又是河南人了，對趙五說是江西人，和王六說又是湖北人了，真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。到底那兒人雖沒底細，然而卻是個窮漢。是除了上海人之外，大家知道的。並且他的名兒姓兒原不叫做馬扁人，如今到了上海才改過來的。他改的名兒姓兒，這是這馬扁人三個字嗎？其實不是，並不叫做馬扁人，這是做書的大才代他取的。做書的代取的名兒姓兒，只好在這書裡用。假如別人也叫他是馬扁人，做書的要鬧的，只許在書上說的。

就說馬扁人，那一天在離著這兒八百餘里的一個通商碼頭上閒住。端的窮極了，沒有法兒好想，只得身上脫下一件襯衣來，當了二百文錢，吃了五大個麵餅，就可將就半天的饑荒哩。裡面雖沒有襯衣了，外面的皮子倒還不壞，那時節《滕王閣賦》裡頭所謂時維九月，序屬三秋的時候，他身上卻穿著一件芝麻呢的單袍兒，罩了青呢巴圖魯坎肩，都是不新不舊的，表面上看來倒還不致於十分潦倒。便閒閒地沒心沒情的，在街坊上閒蕩。蕩到正街，上月華樓茶館門首，便站住了腳望了一望，想喝碗茶，又把明兒的盤纏喝掉了，不喝茶端的蕩得吃力了，又想起客棧裡的房錢又到期了，五天一算，斷不許延宕。他們看我朋友既找不著，生意自然謀不成了，因此益發的欠不動。（人情如畫）索性回去也是一法，究竟家裡頭還有幾畝田，三間破屋，多少終值得兩個錢哩，賣掉了再做道理，搭夜船回去，倒只消一百文錢，其勢不得不回去了，這麼著倒可以喝他一碗茶。主意已定，便走上茶樓，兜了一個大圓圈，只聽得上等客座間裡頭，有個人在那裡叫道：「扁兄，扁兄！」扁人想道：誰呀！我在這兒來，除了尤士春，沒有第二個相識，偏偏士春到九江去了，難道還有朋友在這兒嗎？按著叫喚的聲音找過去，只見他忽然堆上笑容來道：「噢，祁茂承兄？幾時到的？」茂承道：「一月有餘了。我們一別又是三年了，你怎地也在這裡？」扁人便坐下來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老哥是著實得意了？」茂承笑道：「哪裡得意？」扁人道：「看光景就有數了，穿了很體面的衣服，還說不是得意嗎？喏，喏！指兒上的那粒金鋼鑽怕不值一兩半銀子呢？」茂承四面一瞧，悄悄的湊著扁人耳上，喊喊然道：「上海麗德洋行買的，二塊洋錢一個。」扁人笑道：「你的本事越弄越精了，我卻越弄越沒出息了。咳！這一趟跑到這兒來，真真走了絕路哩。」茂承忙道：「為甚麼來呢？」扁人道：「你我前番分手之後一直回家，原和你約定到上海去聚首，再做一番事業。豈知命該落薄，回到家中只有三日就生起病來，整整足足半個年頭才得起牀。我雖好了，接著內人又病了，也病半年，一個孩子跳起來死了，內人重又復病，顛顛倒倒直到如今，弄得吃盡當光。想起尤士春來……」

茂承道：「龍士春，誰呀？卻不曾談起這個人來？」扁人漲紅了臉，囁囁道：「你我知己，不妨直說，這位士春先生，卻是二十年的知交了。」茂承道：「噢，一向不曾說過呀？此公是何等樣人呢？」扁人道：「卻是一位名士。當初內人做小姐的時節，不是曾經和你說過來？外家是住家在安慶的。這位尤士春兄（曰兄，曰先生錯落有致）是少年英俊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已在五大中丞幕裡辦折秦……」茂承失驚道：「呀！好一位闊朋友。」（畫也畫不出）扁人又道：「愛上了我那內人，暗地裡往來著實親熱，只可惜已和我對過了親哩，卻做不到做長久夫妻，至於我入贅了過去，少不得生出阻力來。豈知我是最和通的人，公德心發於天性，斷不肯把自己妻子據為己有。（奇絕、怪絕之語。殊不知鼓吹公德，提倡文明之大雅君子，熱心志士，讀之，拍手否？贊成否？否則終無好日子也。如其不信，馬扁人老先生馬上要得意了，不然包管你一輩子沒出息。頭上墨鐵塔，屋裡結實熬。敬獻斯言，為世之提倡鼓吹者鑒。）並且要找一個人養活他，博他的歡喜，端的心有餘而力不中。吃我想出一條計較來，你且猜一猜！」茂承笑道：「叫我如何猜得來呢？」扁人道：「這條計較實實妙不可言；又大方、又體面、又沾了實惠、又得了名譽。」茂承舌頭一伸道：「有這麼著的妙計？」扁人道：「無他，（兩字句以此句為最得神、最妙絕。）鼓吹文明，力持新法罷哩。」茂承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，我當見鼓吹文明，主持新法，終是賠錢的道兒。譬如開演說會哩、創學堂哩、組織報館、邀了同志結了團體、打電報、通聲氣，在在要著整注兒的錢呢！」扁人大笑道：「呸！你笨來，（果然沒像足下聰明）我的鼓吹文明，力持新法，不相干這麼著的事，就不過在內人跟前，說男女是平權的，夫妻是平等，人人各有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天權。我最討厭的老生常談，狗屁還他香甜五千四十八倍（那末請足下自在用些）我有個柬帖送過來了——」

東帖式

即日申刻敬治狗屁候教

車威漢拜訂

席設一步樓正廳

便章恕邀

封簽式

馬大老爺扁人

次印

西門外紫杏街

（這個帖式還不差嗎？若說陪客就請祁茂承如何？以博諸君一噱。）說什麼夫剛妻柔、夫唱婦隨、天字出頭、夫是主；婦人無專制之義，惟酒食是議，唯白日是職種種。方法千變萬化，終要說得男子是天神一般的尊貴，女子比著奴隸還不如。……為因我是專講新法，破除舊俗，第一個關鍵是公德。我講了一大堆的話，我的內人才開口問我，『怎樣叫做公德？』我就把公德兩字細細注解了一番，洋洋數千言。我內人說：『你講你的什麼文明哩、野蠻哩，什麼新法哩、舊法哩，什麼公德哩、私德哩，我還是頑固守舊。』我聽了這一句話，真驚出一身冷汗，暗暗的叫著苦。拉倒，拉倒，拉拉倒！白操了一番心！」

茂承道：「尊夫人原是極有婦德的，你怎說他做姑娘的時際，已失了身了呢？」扁人道：「別慌，我原來白白的吃了一驚，一身冷汗。可知我這位賢內助說道：『只牢守著一句夫唱婦隨』的話，這不是允許了嗎？我便又開發了一層主義來說：『現今世界以公德為旁屬，金錢為根據，所以然者，金錢主義不可不講，今之世界乃金錢世界也。』內人說：『乖乖的，放心、放心、放著一百二十個心，常言道只有施粥、施飯、沒有施……的呀！』於是夫尤老先生從新光顧起來。頭裡還是遮遮掩掩，鬼鬼祟祟，我心裡就

不自在起來。那一天瞧著尤士春先生，一溜煙溜進了房去，我便穿了件對胸水袖四方褂，一躡便躡進房去，恰好……恰好……我便縮了出來，良久，良久，幾乎等得個不耐煩，才覺得裡面有輕輕悄悄的脚步聲音，我想是時候了，重番大躡進去。深深一揖道：

『這位是尤老先生了？文旌枉過、輝生蓬蓽，唯有一言奉告。古人云：『書有未曾經我讀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』老先生博極群書，浸淫典籍、儒理禪宗、九流三教無不貫通。只怕沒有讀過的書，要是不曾做出來，至於事無不可對人言，這件事原非說不得的事。並且小可原是公德心最熱、金錢主義程度極高的，老先生何必遮遮掩掩，做這些張致耶？男女的愛情又非老先生特創，是世界上普通的事，從今而後老先生請勿如是，大大方方的來來往往豈不有趣？豈不官面？這才是大丈夫的行徑。就是賤內偶有不到之處，老先生盡管要這麼便這麼，要那樣便那樣，務求達其目的而後已，幸勿以不是自己所有，攬統淺就。常言道：租田不比自產。又道：借他人的老婆窩勿熱的腳。老先生務必去其舊思想，浸入新知識，盡教算——自產，盡教——窩得腳熱。小可之所以有望於老先生者皆為此也，唯老先生明察而熟圖之。』（奇極，奇極之文，如何想出來。）茂承撫掌道：「真真奇聞怪事，前兒怎地不談，直到今兒才說呢？若然我也效法了，可惜如今老婆死了，不然這生意很可以做得。那末那個尤士春怎樣回答你呢？」扁人道：「真真詫異，按著天理人情，尤士春一定是感激涕零，五體投地呢。豈知不然，他面皮一番，眼睛一彈，直指著我喝一聲：『！』我便頭一低，低了一寸，答應：『著！』他又喝聲：『，，！』我把頭低了三低，低了三寸，連前共計四寸了。便連著答應：『著，著，著！』他又連喝聲：『，……！』我把頭接連低了六低，低了六寸，連上兩番，恰好共低了一尺，便接連著答應：

『著……著著……著著著！』他便喝一聲：『烏龜！』我便答應著：『不敢！』他又喝一聲：『王八！』我便又是一聲：『不敢！』他又喝聲：『混帳！』我便答應著：『該死！』他又喝一聲：『滾！』我便：『著，著，著！』忙側身疾趨而退，還沒曾退出房來，就在房門那兒，只見尤老先生大笑，一把拖住道：『聊相戲耳，幸勿見怪。足下忍人之所不能忍，行人之所不能行，真奇人也。承蒙不棄願結金蘭之好，生死之交，望勿推卻。』我便大喜，於是做了最知己的朋友。不多幾天，他便薦我到一個釐金卡子上去當個司事。我竟出意料之外，高升發達，就在此一番了。因此丁屬內人，好好伺候，千萬不可怠慢（何須你丁屬，真真多話，真真笨蟲。）須放出全身本領來招待，寧可自己吃苦些，（樂不可支，何謂苦也。）我便釐卞上去了，從此交接了幾個朋友。轉輾到了京裡，於是你我兩人又做了好朋友。那時節士春因為死了老太太，回金州去了。我那內人也不用我照顧，他每日裡穿綢著緞，吃魚吃肉。一剎那間十三、五年了，倒也積了三、五吊銀子。噯！這當兒已是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的氣象了。最冤枉的是遇著了一個上海人，打話叫做滑頭，把三、五吊銀子賠貼得精光倒也罷了，連著衣裳首飾都沒有了，家常的穿著也不完全。剛正沒奈何的時際，我就是同你分手回家的那一年了。回來之後，剛才說過了者這得著一個信息，士春在兒制台那裡，因此我來找他，不意落了這個空，說九江去了。正在進退維谷，四顧周章，恰好遇著了你，可有個法兒想想呢？」

茂承一拍掌道：「你也運氣，我也運氣，於今有一個大大的事業，極妙的機會，只是我正在這裡愁，我一個兒卻辦不開，又沒心腹人，你來了好了好了，立刻可以辦起來了。」要知所辦的是何事業，所遇的是何機會，且聽下文分解。